



扫描二维码“掌上宝鸡”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

西府海棠

◎安武林

会在梨花、苹果花、桃花和杏花之间选择和徘徊。其实，仅凭一片叶子，就能把西府海棠和梨花、桃花、杏花区别开来。因为西府海棠的叶子和苹果花的叶子很相似，与梨花、桃花、杏花区别大了去了。如果从花瓣的大小和颜色上，又能把苹果花和西府海棠区别开来。

我们社区，种了很多西府海棠。西府海棠开花的时候，整个社区像节日一般沸腾。大姑娘、小媳妇、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们，拿着手机拍个不停。然后站在花树跟前，摆出各种姿势与花儿合影。那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，纯而又纯，竟然让人生出许多美好的感慨来。人性之中的各种缺点和弱点，被清洗得一干二净。可见，大自然是多么神奇；美，又是多么有力量。

西府海棠的品种据说不少，但被统称为西府海棠。我对西府二字一直不解，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指宝鸡地区。宝鸡地区在关中平原西部，2009年西府海棠被定为宝鸡市的市花，所以，人们才用西府海棠的名字统称其他不同品种的海棠。我心里一热，顿感亲切。我生于山西运城，工作于宝鸡的岐山县。数年的工作经历，尤其是青春时候的工作经历，所以有一种熟悉的亲切的感情包含在其中。因而，知道西府海棠名字的由来之后，我更是比其他的木本花还要高

看西府海棠好几眼。西府海棠的颜色有粉红和粉白之别，但我更喜欢粉红的颜色，觉得它热烈，青春，健康，高贵，艳丽。

我已经记不得了，是金波先生还是张之路先生，他们给我讲过，这种海棠果能吃。也许，他们都给我讲过吧，他们北京人，尤其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，从小几乎都吃过海棠果，好像是冬天用冰冰着吃，酸里带着甜。我无法想象，只能想象它和冰糖葫芦差不多。那时候经济不发达，水果种类少，所以，冰海棠那时候是很多孩子的最爱。我自己也品尝过海棠果儿的味道，的确是酸甜味儿的，和山楂的味道有点像，只不过没有山楂那种尖锐的酸味儿。现在几乎没有人人吃海棠果了，因为现在的水果一年四季都不断，可选择的空间大到无边，所以，被遗忘的海棠果只能自生自灭了。

我挖了一棵小小的西府海棠树苗，栽在我的窗外。我特意在一棵粉红色的西府海棠的大树坑里，挖了一株分蘖出来的小苗。我喜欢粉红色的。这棵小树像是知道我的心意似的，第二年就长得亭亭玉立了。第三年，我想，该开花了，结果没开。第四年，还是没开。现在我种的西府海棠像小学生的胳膊一样粗了，结果还是没有开花。每一年，我都会在秋天发一个誓言：如果明年，它再不开花的话，我就伐掉它。可是到了

名家

MING JIA

来开，它没开，我又舍不得伐掉它，心想：明年，它会开花吧。我一直是相信奇迹的，一直是期待奇迹的，为此，我还写过一首诗《明年会开花吧》，这首诗后来成了我一本诗集的名字。等待是美丽的，但又是煎熬的、折磨人的。一切的美好，一切的收获，都是需要耐心的耐心的，可是，人的耐心往往是有限的。所以，才有了那句名言：失败和成功只有一步之遥。这一步，会成为不同的人生，这一步，会成为不同的世界。

又到了秋天，海棠果儿成熟了。每天清晨，西府海棠的树下，都会落下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棠果儿。不知怎的，我有一点忧伤。这些可爱的、圆润的、饱满的、鲜红的海棠果儿，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一样。它的收获，并不能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。也许，这是实用主义的丰收标准吧。一代人的记忆，从此远去了。如果不是儿童文学界的两位前辈给我讲过他们小时候的事，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。这些红红的海棠果儿，像被遗忘的童年、玩具、老童谣一样，从此远离人们的记忆。

我种的西府海棠树，越来越大了，大到不忍再去伐掉它了。明年会开花吧的强烈的期待之情，慢慢被消磨殆尽。但我毕竟修行不到那种坐看云起的超凡脱俗的至高之境，所以，我还是想弱弱地说一句：明年会开花吧！

学者探讨姜炎文化与文旅融合

本报讯 11月27日，市文旅局、渭滨区人民政府主办的“炎帝·姜炎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”学术研讨会召开，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发表精彩观点，碰撞思想火花。

宝鸡是炎帝故里，炎帝祭典作为渭滨区唯一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今年9月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黄河流域重点非遗保护项目。本次活动由渭滨区文旅局和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、渭滨区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承办，来自市委党校、宝鸡文理学院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、市艺术创作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报告和发言，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。各位专家围绕姜炎文化、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思路、开发价值、创新模式等方面交流研析，汇聚共识，为我市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发挥学术力量。

本报记者 王卉

太白山随唐诗再次出镜央视

本报讯 纪录片《跟着唐诗去旅行》近日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，选取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、岑参五位诗人人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五段旅程，邀请当代诗人学者重返唐诗发生地。在关于李白的“仙山”专题中，就有我市太白山的精彩亮相。

“西上太白峰，夕阳穷登攀。太白与我语，为我开天关。”这首《登太白峰》是李白的经典代表作之一，因李白字“太白”与“太白峰”渊源深厚，这位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对宛如仙境的太白峰寄以深情。李白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，而太白山也有了“仙山”之名。纪录片中除过太白山奇绝壮美的自然风光，吸引观众的还有在山下张载祠中关于《登太白峰》的一场对谈，面对“导游”作家韩松落提问，我市眉县作家胡云波潇洒作答，又以西方方言穿插释义，尽显宝鸡厚重文韵。观众追随李白的脚步，对诗仙人生历程中的传奇太白山充满了诗意向往。

本报记者 王卉

石湖蟹

◎叶梓

移居苏州多年，但对吃蟹的热情若有若无，甚至无胜于有。刚迁到南方，都不会吃，经高人多次指点，总算掌握了基本要领，但还是嫌麻烦，偶尔食之，也是草草收场，如此而已。但每年秋冬之际，还是要跟着一众朋友去阳澄湖边的一家农庄吃蟹——于我而言，说白了，就是陪陪他们，看他们饕餮一番，也是人间一乐。农庄是朋友的发小开的，他是相城本地人，在阳澄湖边长大，因为知根知底，所以蟹是正宗的。有一次，他叹息道，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少了，一年也没多少产量。他还说，市面上好多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，都是过水的。小老板经不住我这个北人的追问，给我普及了“过水”的来龙去脉。

扯远了。相比盛名在外的阳澄湖大闸蟹，石湖蟹几乎鲜有耳闻。其实，苏州是水乡泽国，河道四通八达，故而处处有蟹，品种也多。据我所知，太湖有太湖蟹，吴江的汾湖有紫蟹，昆山

的蔚洲有蔚迟蟹，常熟的水塘也有金爪蟹——独独石湖蟹，早就存在于典籍而现在几乎绝迹了。我在石湖边生活了六年之久，从来没听到石湖蟹，有关它的信息都是从典籍旧书里读来的。明代卢襄的《石湖志略》里就言之凿凿地记载：“湖蟹食谷，十月稻熟，其黄满腹。近湖人多以沪得之，沪今谓之簖。”沪，作为一种渔具，早在唐代吴地就改称为簖，陆龟蒙的《甫里集》里就这样解释：“沪，吴人今谓之簖。”关于这种捕获之法，我专门请教过我的苏州朋友。此后，顾卫德的《石湖棹歌》里也多次吟诵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湖光荡漾水波清，
中有鱼蟹两相生。
稻蟹上时夸特产，
著名金爪别阳城。
如果说这一首流于普通叙述与简单赞美的话，下面这首就有点秋高气爽品蟹得乐的意趣了：
横行公子本无肠，

风味秋高好一尝。
欲把尖团一品别，
吟诗酌酒细评量。
范广究的《石湖棹歌》也写到了石湖蟹：
瑟瑟湖波落照微，
傍村渔火认依稀。
款冬风味斯乡美，
稻熟难忘石蟹肥。
诗下有注，颇有意思：
石湖产蟹，故名石蟹，喜食谷，十月稻熟，其黄满腹，味胜阳澄蟹。
腾空而出的“石蟹”，竟然“味胜阳澄蟹”，这话要是放到现在，可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当然，范广究有偏爱之情，说几句溢美之词，也不为过。不过，这至少说明石湖蟹的味道也不差。
只是后来，石湖蟹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石湖通太湖，石湖蟹，应该也算太湖蟹的一种吧。
(肖像作者：陈亮)

长乐塬下诗酒会

本报讯 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，长乐塬下诗酒会。11月27日下午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品读理想·诗酒人生”葡萄酒文化沙龙在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游客中心火热举行，来自市区的近20位文朋诗友把酒话古今，激情诵诗词。

本次活动由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主办、宝鸡理想国·窑洞书店承办，应邀前来的陈新明、武岐省、秦舟、寇明虎、苏龙、刘源、薛娅、杨洋、刘莉等作家诗人，在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内新落成的这幢书屋感怀历史沧桑，行吟时代变迁。活动中，葡萄酒品酒师杨娟为大家分享了葡萄酒文化、诗人们争相解读葡萄酒与中国传统文学的“亲密接触”，并声情并茂地诵读古今酒诗和各自的原创新作，现场诗酒花香，其乐融融。

本报记者 周勇军

杨爱魁《月悬中天》出版

本报讯 我市青年作家杨爱魁的首部散文集《月悬中天》，近日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，严寒冬日为宝鸡文苑又添一抹亮丽。

杨爱魁系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，自幼热爱文学，学生时代曾与好友创办文学社并出版小报。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执笔叙怀，于报刊网络发表文章多篇。本书分为梦里乡音、哲思顿悟、天地在心、旖旎小调、人在旅途五部分，精选其多年创作的散文作品80余篇，这些作品既有对故乡的热爱和文化的探寻，也有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自然生态的感悟，凝结在明朗、深邃、睿智的千字文中，闪烁着思想的光芒，读后让人回味无穷。

本报记者 段序培

渭水河畔一轮月

——访我市女作家楚秀月

本报记者 段序培

楚秀月，一位生活在渭水之滨的新疆人，她的笔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激昂，又有大漠孤烟的冷寂凄凉，更不乏女性特有的婉约细腻。其诗集《拥我入怀》入选市作协“黑蚂蚁丛书”出版发行，因吟唱出生活的别样情愫，深受读者喜爱。近200篇作品发表在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《南方周末》《宝鸡日报》《秦岭文学》等报刊，不久前，万字散文《何处安身立命》又获第八届“秦岭文学奖”，更让她从宝鸡女作家的花团锦簇中脱颖而出。

笔墨殷殷 直抵内心

上世纪70年代，楚秀月出生在有“戈壁明珠”之称的新疆石河子，1992年因工作调动至宝鸡生活。30年前曾在《绿风》诗刊上发表过诗作的楚秀月，闲暇之余一直喜欢阅读，2016年与文学一次不经意的相遇，重燃了她的文学之梦。自此，她再也不曾停下书写吟唱的脚步。“没有哪件事能比写作带给我

更大的愉悦感。停笔一周或更短时间，我就会焦虑，仿佛一个匆匆行走的人突然停下而不知所措。”楚秀月坦言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曾经的一些人或事、物或景、快乐或忧伤、疼痛或甜蜜，如水墨画般在她脑海里铺展开来，带着温暖的光芒，令她无法忘记和逃避。翻捡记忆深处那些令她感动的所有，楚秀月不断书写、不断修改，力图绘出心中家乡的模样。那些散兵游勇般的文字，组合成优美深情的语句所迸发出的激情令她一次次战栗，因为书写不仅直抵着自己的心灵，更是和家乡久别后的重逢。她有着太多的情结和感触，如泉涌一般，取之不尽，流之不竭。

月光溶溶 辉映文苑

已在宝鸡生活30年的楚秀月，对这个三面环山的秀美之城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每当她行走在石鼓山前、渭水河畔，内心便激荡出满满的骄

傲。只有把这里当作家乡的人，才会生出这种骄傲。她还结识了一大批亦师亦友品德高尚的同好之人。写作，令她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华丽人生。去年11月22日，西安六艺工坊社在西安城南举办“楚秀月诗歌研讨会”，省市著名诗人周养俊、白麟、范宗科等文朋诗友齐聚一堂，给予她诗歌充分认可。

或许性格使然，或许秉承了新疆人特有的热情和豪爽、勇敢和坦诚，楚秀月如一轮明月般，在文学花园里散发着光亮。近两年来，她承担着市作协和金台区作协微信公众平台的编辑工作，并为协会做着力所能及的事。她的努力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她先后获评市作协2018年度、2020年度先进会员，市文联2020年度先进个人。她收获着好人缘的同时，也扶一批阅读爱好者逐渐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新疆的大漠戈壁赋予了楚秀月宽阔的胸怀，宝鸡的青山秀水给予了她充盈的灵感。在一首诗里她写道：



“低头走路的牛羊 / 怎样顺着这块山坡 / 啃向那块山坡 / 鹰，如何飞落又盘旋 / 把扎根土地的种子 / 播撒在来年的春天 / 把水美草丰 / 写满整个湛蓝的天空……”相信耕耘在文学之地的她，一定会迎来一个个水美草丰的春天。

平凡人的文学梦

责任编辑：周勇军 美编：张晓辉 校对：谢莉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g@163.com